

談
陳
寅
恪

俞大維等著

K825.8 五十四之書叢學文記傳

C623

談陳寅恪 目錄

談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	一
關於「談陳寅恪先生」·····	曹聖芬·姚從吾·····	一五
記陳寅恪先生·····	毛子水·····	一九
憶寅恪·····	趙元任·楊步偉·····	二三
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	楊聯陞·····	二九
憶陳寅恪先生·····	勞 榘·····	三五
敬悼陳寅恪老師·····	許世瑛·····	四三
陳寅恪先生之死·····	壺 公·····	四九

國寶云亡·····	今聖歎·····	五九
敬悼陳寅恪先生·····	牟潤孫·····	六五
悼陳寅恪先生·····	費海璣·····	八五
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	陳哲三·····	九一
陳寅恪師二三事·····	梁嘉彬·····	一〇五
三位大師與兩副名聯·····	蘇景泉·····	一一一
記陳寅恪先生·····	宗良圯·····	一一七
關於陳寅恪先生是否客家人·····	廖國仁·····	一二一
附錄·····		

一、陳寅恪先生著作簡目（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及清華學報所發表者）·····	一二五
二、關於出版陳寅恪先生近著「論再生緣」的話·····友聯圖書編譯所·····	一三三
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藍文徵·····	一三九

談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

(一)

今天，承我的哈佛老同學李濟之先生，邀請本人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同仁約略敘述陳寅恪先生一生研究學問的方法和經過。

本人與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爲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

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付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復記憶，下聯爲：「半杯旨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右銘（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本人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

(一)

現在我略談寅恪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經過。寅恪先生由他唸書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段時間內，他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以外，關於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對他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①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B. Karlgren）。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②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

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

(三)

在講寅恪先生治國學以前，我們先要了解他研究國學的重點及目的。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爲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爲淡薄。

(四)

我們對傳統的典籍，大致分爲經、史、子、集四部。我們先講他對經的看法。他說：無論你的愛憎好惡如何，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乃人人必讀之書。

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歷，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見寅恪先生，雖是謹嚴的學者，却不是偏狹的漢學家。

寅恪先生對於玄學，興趣極淡薄，上面已經說過。他甚惡抽象空洞的理論，本人從未聽見他提及易經中的玄學。

再講春秋，寅恪先生雖不如王荊公之譏諷春秋爲「斷爛朝報」，但他除認為左傳爲優美的文學外，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對穀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嘗聽他提起過。

關於爾雅，他歸於說文一類。對孝經，他認為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太小，至多只算得過禮記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爲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爲

可笑。

他說，周禮是一部記載法令典章最完備的書，不論其真偽，則不可不研讀。他尤其佩服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

關於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爲穩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他常提起「禮教」思想在唐律疏議中的地位；他說這些是人人應該重視的。

寅恪先生對於禮記的看法：他說禮記是儒家雜湊之書，但包含儒家最精關的理論。除了解釋儀禮及雜論部分以外，其他所謂通論者，如：大學、中庸、禮運、經解、樂記、坊記等等，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采的作品。我們不但須看讀，且須要背誦。

次講四書。大學與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不再重述。他說，論語的重要性在論「仁」，此書爲儒門弟子所編纂，而非孔子親撰有系統的一部哲學論文。故大哲學家黑格爾看了論語的拉丁文譯本後，誤認是一部很普通的書，尚不如Cicero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書，寅恪先生喜歡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關歷史的議論，他認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即其一例。

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五)

「國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人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晉書刑法志、隋書天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關於各種會要，他也甚為重視，尤其重視五代會要等。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看得很多。這裡恕不一一敘述了。寅恪先生特別注重史識，前已說過，

因此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實齋。他尤其推崇司馬溫公通鑑的見解，讀過他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者，都能看到這一點。本人認為寅恪先生的史識，超過前人，此所謂「後來居上」者是也。

(六)

寅恪先生不喜歡玄學，在子書方面除有關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歡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為荀子是儒門的正統。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響。他偶然也提到子書中較「僻」的幾章，例如：抱朴子的詰鮑篇，列子（可視為一部偽書）的湯問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國一般學者所推崇的書，如論衡之類，他似乎並不很重視。

(七)

其次講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覽實難。但是凡集部之書，包含典章制度者，

他都特別加以注意。

關於文學和詩詞。寅恪先生對文，最推崇歐陽文忠公、韓文公、王荊公、歸震川、姚姬傳、曾文正公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認為姚文爲敘事條理有餘，而氣魄不夠。本人當時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評方苞文與王漁洋詩，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之句。如曾文正撰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有「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慶兵，暮歸講道。」如此類雄奇瑰璋之句，實非所謂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見也。

詩，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寫詩品，太白與義山詩，恐怕將被列爲二等了。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論再生緣中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關於詞，除幾首宋人詞外，清代詞人中，他常提到龔自珍（定庵）、朱祖謀（古微）及王國維三先生。我們可以說，詞不是他特別的嗜好。他所作的詩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弔王國維的一首長詩，流傳海內，爲一般雅人達士所愛好，也是我們這一代最好的詩篇之一。

(八)

現在，我們講寅恪先生在國學範圍以外的學問，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Lueders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鋼和泰（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和思想的一般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及辨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本人還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他回清華，路過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將Sicherbatsky所著書內關於法稱Dharmakirti的因明學之部及Tucci由藏文所譯龍樹廻靜論（梵文本現已發現）唸給他聽，他都不特別感覺興趣。

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例如法國的P. Pelliot（伯希和）、德國的F.W.K. Mueller、俄國的W. Barthold，及其他國學者。然他究因國學基礎深厚，

國史精熟，又知擇善而從，故其見解，每爲一般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九)

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滿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爲例，略作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爲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約而論之，可分爲三個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與聖武親征錄的發現。聖武親征錄的佳本，見於說郛，只有漢文本。元秘史有漢文本與蒙文譯音本。可是這一代的元史學者，功力雖勤，都不能直接讀蒙古文。代表此時期的名家，爲：錢大昕、何秋濤、李文田、張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紐察·脫察安」（卽是「機密的歷史」）誤認是兩位作者，卽因不通蒙文的緣故。

第二代，利用歐洲譯文，補正元代史實。洪鈞所著元史譯文證補，堪稱這一時期

的代表作。陸潤庠在序文中說：「證者，證史所誤；補者，補史所缺。」立論精當，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僅是間接的翻譯，而非直接採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兒史記與柯鳳蓀的新元史也都屬於此時期的作品。王國維先生爲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關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國原有資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轉譯歐洲學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啓後承先，厥功甚偉。第三期學者之來臨，未始不受王氏啓示的影響。

第三代，在此時期，我國學者開始研治西北及中亞文字，期可閱讀關於蒙古史的直接資料；然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寫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時期者即爲陳寅恪先生。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朝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倉促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他看來不過是整個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

歷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按：姚從吾先生與札奇斯欽先生共同譯註蒙古秘史亦屬此期。）蒙古史原始資料以 *Rashid ad-din* 著述爲最重要，惜今尙無中文譯本，盼我國學者早日將其譯出，以供我國治元史者參考。

（十）

寅恪夫人名唐瑩，是甲午年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長女、次女，在金陵中學唸書時，住在我家，由她們的姑母撫養，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現陳夫人及三個女兒究在何處，無從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傳過數次，前幾次均爲誤傳，此次亦尙未證實。真是「欲察疑君在，天涯共此時」。惟寅恪先生現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處今日之世，溘然長逝，自屬可能。惟今後「漢世之事，誰與正之乎？」本人在美時，即有寫下與寅恪先生談話的志願，並擬仿裴松之註

三國志例，加以註釋。現時歷四紀，本人又已年逾七十，這點心願亦恐不能實現矣！本人與寅恪先生情屬至親，誼兼師友，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淚泗滂沱也。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本人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歲有餘。除在美、德同學七年朝夕相處外，上邊所述他一生的經過，自不免尚有遺漏，或有不實不盡之處。深盼他的友人與在清華研究院、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的學生有所補正。唯追述他當年治學一般的觀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